



探秘新西藏 60 年风华（二）

遇见“扎西德勒”

■ 刘井林

我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向往，像一粒深埋心底的种子，在无数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发芽。那些关于雪山、圣湖、经幡的想象，总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吸引力，让人心生向往。而西藏，便是这向往的核心——它不是地图上一个简单的地名，而是风吹过玛尼堆时的轻响，是转经筒转动时光痕迹，是无数人梦里反复出现的远方。于是，当朋友提议自驾进藏时，我几乎立刻就应了下来。

我们两车八人从成都出发，一头扎进318国道的蜿蜒里。真正踏上西藏的土地时，首先震撼我的不是风景，是人。

在大昭寺门口，我见过虔诚的朝圣者。他们穿着厚重的藏袍，手上套着木板，额头磕出了厚厚的茧。每一次俯身、叩首，动作都精准得像一种仪式，五体投地时，地面会发出轻微的声响。有人告诉我，他们中很多人是从几百公里外的家乡一路过来的，风餐露宿，历时数月，只为在佛前许下一个心愿。

沿途的观景台上，永远停着挂着各地牌照的自驾游。车主们大多晒得黝黑，皮肤透着高原阳光留下的健康色泽，碰面时会笑着聊几句前方的路况。有个从东北来的大哥，车后拖着一个小拖车，里面铺着柔软的垫子，坐着他年迈的母亲。“老太太一辈子就想来看看布达拉宫，”他擦着额头的汗说，“做儿子的，总得圆她这个梦。”车顶上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伴着老人望向远方时慈祥的目光，就这样定格成一幅满是温情的画面。

骑行者们就像一群坚韧的战士。他们戴着头盔，弓着背，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路上缓慢挪动，汗珠顺着脸颊淌进衣领，在后背洇出深色的印记，却没人停下脚步。我曾在米拉山口给一个骑行的姑娘递过一瓶水，她接过时手还在因用力而微微发抖，却咧开嘴笑了：“再坚持坚持，就到拉萨了。”

还有些苦行僧徒步的人，背着比人还高的行囊，一步一步丈量着脚下的土地。他们中有的是为了挑战自我，想在极限环境里寻求突破；有的是想在孤独里寻找答案，让高原的风抚平内心的褶皱；还有的，只是单纯地想离天空近一点，感受云层擦过头顶的触感。这些来自不同地方、带着不同故事的人，因为这条通往西藏的路相遇，不需要太多言语，就懂得了彼此心中那份对“远方”的执着。

更让我们感动的，是沿途遇到的当地人。在然乌湖边，我们的车陷进了泥里。正当大家手忙脚乱时，几个放牧的藏族小伙骑着马过来了。他们没多说什么，翻身下马就帮我们垫石头、推车子，黝黑的脸上沾着泥点，笑容却比然乌湖的水还要干净。车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想塞些钱给他们表示感谢，他们却连连摆手，其中一个小伙子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：“我们藏族有句话，路上相遇，就是亲人。”然后认真地说了一句：“扎西德勒。”

在纳木错的帐篷旅馆里，老板娘卓玛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煮酥油茶。有天晚上我感冒了，头疼得厉害，卓玛端来一碗热乎乎的姜汤，坐在我身边轻声说：“别担心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里的天很蓝，空气很干净，病也会好得快些。”临走时，她往我包里塞了一小袋风干肉，依旧是那句：“扎西德勒。”

“扎西德勒”这四个字，成了我们在西藏听到最多的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它不仅是“吉祥如意”的意思，还藏着一种朴素的哲学：相遇即是缘分，应当心怀善意，彼此祝福。而这四个字，早已超越了一句简单的问题，它是这片土地对每一个到访者的拥抱，是陌生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温柔，是疲惫时能熨帖心灵的抚慰，更是对西藏繁荣的美好祝福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）

离天最近的宫殿

■ 元悦莹

初见布达拉宫，是在一个暮色将合的傍晚。夕阳的余晖如鎏金般泼洒在白墙红殿之上，整座宫殿仿佛凌空浮于红尘之上，既庄严，又慈悲。我站在药王山观景台，手中转经筒的嗡鸣与远处飘来的诵经声交织，突然一颗烟花“砰”地绽放在布达拉宫上空——金红交织的光影瞬间点亮拉萨河谷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布达拉宫不止是一座建筑，更是西藏60年时光的守望者，是藏地灵魂的具象化身。

很多人说布达拉宫是“离天最近的宫殿”，但唯有亲身立于其下，才能体会这种空间与精神的双重崇高。宫墙依山垒砌，白宫如雪，红宫似火，金顶在高原炽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攀登那900余级台阶时，每上升一步，心跳与呼吸都仿佛在与这座建筑同频共振。导游措姆指着一处斑驳的墙体说：“这些墙每年都要用牛奶、蜂蜜和白灰混合泼洒养护——你看，连墙壁都在呼吸着信仰的甘甜。”

登顶刹那，拉萨全景奔来眼底。远处雪山绵延，近处八廓街人流如织，经幡在风中诵念六字真言。我突然理解了为何藏族群众称它为“第二普陀山”——这里不仅是地理制高点，更是心灵朝圣的坐标原点。

在法王洞，1300年前的松赞干布塑像仍目光如炬。透过狭小的窗口望出去，现代拉萨车流不息，而洞内酥油灯长明不熄——时间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叠影。守灯僧人平措说：“60年前这里只有几盏灯，现在有电灯了，但我们依然点酥油灯。光的形式会变，但照亮众生的愿力不会变。”

庆典之夜，我原以为烟花只是现代节庆的点缀，却意外邂逅了最深刻的仪式感。当烟花在布达拉宫上空绽开时，藏族群众纷纷双手合十仰望，孩子们欢呼雀跃，而几位穿着传统“巴珠”头饰的老人却悄然落泪。身旁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告诉我：“60年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庆典，我们只能在山上燃篝火。如今烟花照亮整个拉萨，你看——光从山顶洒下来了，像佛经里说的‘天雨流芳’。”那一刻，烟花不仅是烟花，而是跨越时空的精神象征——60年发展，让这片雪域既保留了文化根脉，又拥有了走向未来的力量。

离开那日，我再次绕行布达拉宫转经道。手持转经筒的老人、举着手机直播的年轻人、磕长头的朝圣者与骑着电动车的市民并肩而行。宫墙外墙上，新绘的吉祥八宝图案与60年前创作的民族团结壁画相映成趣，或许这就是新西藏的真正风华：布达拉宫依然矗立，它的光芒属于每一个在雪域高原努力生活的人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聊城公司）

风起纳木错

■ 刘虎威

七月末，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。飞机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时，舷窗外的云正低伏在念青唐古拉山的肩头，像被揉碎的棉絮，轻轻搭在黛青色的山脊上。走出舱门的刹那，风先撞进怀里——那不是城市里裹挟着尾气的燥热气流，而是掺着雪粒的清冽长风，拂过脸颊时，竟让人想起奶奶纳鞋底的午后，指尖蹭过的那缕蓬松又干净的棉线，带着素朴的温柔。

“这风是有记忆的。”同行的向导卓玛笑着说，手指指向远处连绵的山，“六十年前，我阿爸跟着工作队进山时，也被这样的风刮过耳朵。”我的西藏故事，便从这阵带着时光痕迹的风开始，在纳木错的岸边，渐渐长出了具体的形状。

抵达纳木错那天，天空是彻底的蓝。湖水在风里漾着，近处是透亮的翡翠绿，往远处漫去，慢慢晕成深邃的钴蓝，再延伸到天边，竟与天空无缝衔接，让人分不清哪是水的尽头，哪是天的起点。岸边的玛尼石堆得老高，石块上的六字真言被岁月和长风打磨得发亮，有些字迹的边缘已经圆润模糊，想来是被无数双手摩挲过，被无数次风亲吻过，才沉淀出这般温润的模样。

我蹲在湖边捡石子时，遇见了次仁爷爷。他坐在一块半人高的玛尼石上，手里转着经筒，经筒外层的铜饰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，转起来“咕噜咕噜”地响，像是在和湖水的浪声轻声对答。见我盯着湖水发愣，他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笑着开口：“好看吧？这湖比我岁数都大，可六十年里，我见它一年一个样。”

次仁爷爷今年七十四岁，是土生土长的当雄人。他说自己年轻时是个牧人，赶着牛羊在纳木错边转了大半辈子。“以前啊，路不好走，从村里到湖边，骑马要走大半天，遇上雨天，泥能陷到马肚子。哪像现在，你看那路。”他转头指向不远处的公路，黑色的柏油路像一条光滑的绸带，从天边一直铺到湖边，“去年我小孙子从拉萨回来，开着小轿车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”

风又吹过来了，这次带着湖水的潮气，拂过次仁爷爷的白发。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，递到我手里。照片是黑白的，边角已经泛黄，上面是几个穿着藏袍的年轻人，身后是纳木错，还有几顶简陋的帆布帐篷。“这是1965年。”次仁爷爷的声音软下来，带着怀念，“工作队的同志来给我们修房子。那时候没什么好东西，就对着湖水拍了张照，留个念想。”

照片上的纳木错，和眼前的模样竟没差太多——水还是那样蓝，山还是那样青。可再仔细看，照片里的人脚下是土路，身后是空荡荡的岸；而现在，岸边架起了整齐的木栈道，有穿着冲锋衣的游客笑着拍照，有卖酥油茶的小摊飘出香气，远处还有牧民家的新帐篷，蓝白相间，像一朵朵落在地上的云，干净又明亮。

“变化大吧？”卓玛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边，“我小时候来纳木错，只能住阿爷家的土房。现在这边有民宿了，冬天还有暖气。以前觉得拉萨好远，现在坐火车四个小时就到，我妹妹在拉萨读大学，周末想回来就能回来。”

风又起了，这次把经筒的“咕噜”声、游客的笑声、湖水的浪声都搅在了一起。我忽然明白卓玛说的“风有记忆”是什么意思——这风里，藏着六十年的故事。是修路工人把铁锹插进冻土的响声，是老师在帐篷学校里讲课的声音，是牧民第一次拿到身份证件时的笑声，是援藏医生背着药箱走过山路的脚步声。

60年的风华，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。它是次仁爷爷手里那张边角泛黄的旧照片，是卓玛妹妹课本上工工整整的汉字，是纳木错岸边每一块被风吹过的玛尼石，是每一个西藏人眼里闪闪发亮的光。而当风再次掠过纳木错的湖面时，我们都伸手接住了这束光的温暖和明亮，向着更辽阔的前方走去。

（作者单位：胜利能源）



布达拉宫广场。

刘虎威 摄(胜利能源)